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8 May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34
预防武装冲突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2018年5月3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信转递阿尔扎赫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外交部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法律和历史背景的备忘录(见附件)，并提及2017年10月3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72/508-S/2017/836)。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4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给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祖赫拉卜·姆纳察卡尼扬(签名)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重发。

18-07434*(C) 040618 050618



请回收 



2018年5月3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阿尔扎赫共和国外交部

备忘录

现阶段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是阿塞拜疆当局对阿尔扎赫(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族居民奉行旨在灭绝和种族清洗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的政策的结果。特别是,在苏联时期,阿塞拜疆当局一直试图驱逐阿尔扎赫的亚美尼亚族居民,阻碍了其经济和文化发展,侵犯了阿尔扎赫亚美尼亚族居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利。1991-94年的战争和阿塞拜疆在整个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期间的政策清楚地表明,阿塞拜疆领导人仍未改变将阿尔扎赫亚美尼亚族从他们祖先的土地上种族清洗出去的宗旨和目标。

在这方面,2017年10月3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应引起特别注意。这封信通过虚假的历史论据、对国际法的曲解和声称阿塞拜疆拥有对阿尔扎赫共和国发动战争的所谓权利,企图为阿塞拜疆领导人目前的恶毒政策辩护。

详细研究表明,阿塞拜疆一方的历史和法律论据都不充分,这完全是阿塞拜疆打算进一步阻碍阿尔扎赫人民实现其不可剥夺的个人和集体人权的一种宣言。

根据众所周知的消息来源,阿尔扎赫自古以来就是历史上的亚美尼亚的一个省,从来不是独立的阿塞拜疆的一部分。1921年,在苏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的压力下,阿尔扎赫部分地区被强行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名义纳入阿塞拜疆。俄罗斯共产党高加索局违背了其以前承认阿尔扎赫为亚美尼亚一部分的决定,完全无视阿尔扎赫人民的意愿,决定使这一非法行为正式生效。(见所附历史参考资料)。

与此同时,该区域的划界方式使阿尔扎赫的很大一部分被划在外面。历史上属于阿尔扎赫的一些部分被纳入阿塞拜疆的不同行政单位,只有沙胡姆扬地区仍然是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接壤的单列行政单位。

不仅如此,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局决定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变成一个飞地,并为此于1923年在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之间的领土上设立了一个新的行政实体,名为红色库尔德斯坦,行政中心设在拉钦(别尔佐)。6年后的1929年,红色库尔德斯坦被废除,其组成领土成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单独行政单位。由于这种人为操纵,阿尔扎赫亚美尼亚族人口的三分之一被划在自治州之外,该地区本身失去了与亚美尼亚的共同边界。

在这一背景下,阿塞拜疆方面声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行政边界的“界定方式排除了阿塞拜疆族的村庄,人为地造成该地区新的人口结构”,这种说法听起来特别不知廉耻。

在阿尔扎赫留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部的整个期间,阿塞拜疆领导人为了改变人口状况,一直奉行侵犯亚美尼亚人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的政策。后来，1969年至1982年统治阿塞拜疆苏维埃的阿塞拜疆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承认，阿塞拜疆当局采取这些行动是有特殊意图的。2002年7月22日，盖达尔·阿利耶夫在会见阿塞拜疆几家媒体的负责人时提到1970年代他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实行的政策，他说自己“试图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增加阿塞拜疆人，减少亚美尼亚人的人数”。¹ 在盖达尔·阿利耶夫领导阿塞拜疆苏维埃期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族人口仅增加了1.6%，从121 100人增至123 100人，而阿塞拜疆族人口则增加了37%，从27 200人增至37 300人。1926-1980年期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亚美尼亚族定居点数量减少了27%。

在这种情况下，阿塞拜疆领导人对阿尔扎赫人民争取公民权利、民族尊严、经济发展、文化特性、母语教育的和平斗争作出了反应，在苏姆盖特、巴库、基洛瓦巴德和阿塞拜疆其他城市对亚美尼亚族发动了大屠杀，并采取了驱逐阿尔扎赫亚美尼亚族人口并对其进行经济封锁的“圆环”行动。² 数千名亚美尼亚人被杀或致残，数十万人被驱逐出境。

面对巴库拒绝进行对话并继续企图以武力解决冲突的情况，宣布独立是确保阿尔扎赫亚美尼亚族居民生存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些居民在1991年12月10日的全民投票中实现了自决权。阿尔扎赫当局为在共和国全境、包括阿塞拜疆人定居点举行全民投票创造了必要条件。³ 然而，这些定居点的居民拒绝参加全民投票，反而支持阿塞拜疆当局对阿尔扎赫发动的侵略。全民投票当天，斯捷潘纳克特和其他亚美尼亚定居点遭到猛烈炮击，造成10名平民死亡，11人受伤。

应当回顾，阿尔扎赫共和国在苏联解体的背景下获得独立，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当时适用的苏联立法。1990年4月3日的《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授权苏维埃共和国内的自治实体和小型族裔群体在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时自由和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法律地位。阿塞拜疆苏维埃于1991年8月30日宣布恢复1918-1920年的独立国家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通过了自己的独立宣言，启动了同样的法律程序。这次全民投票是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苏联一部分的时候举行的，完全符合苏联法律。因此，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天，在前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建立了两个国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

¹ 《镜报》，2002年7月23日。

² “圆环”行动于1991年4月至8月进行。其结果，阿尔扎赫北部以及沙胡姆扬、哈得拉特和舒什地区的二十多个村庄遭到彻底破坏和摧毁，近一万人被驱逐出境，一百多人被杀，数百人被扣为人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部长弗朗德·达什达米罗夫和阿塞拜疆总统阿亚兹·穆塔利博夫在会见第一届纪念安德烈·萨哈罗夫国际大会代表团时，为驱逐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口的行为辩解，而且不排除会继续这样做(Caroline Cox and John Eibner, “Ethnic Cleansing in Progress: War in Nagorno Karabakh”.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Islamic World, Zurich, London, Washington 1993)。

³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向舒什地区行政当局发出一封电报，要求组织该地区阿塞拜疆居民参加全民投票。以亚美尼亚文、阿塞拜疆文和俄文三种语文编制的选票已送交共和国境内阿塞拜疆人居住的定居点。

多年来，欧洲议会通过了多项支持阿尔扎赫争取自决的斗争的决议。欧洲议会在 1999 年 6 月 21 日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决议中指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在 1991 年 9 月苏联解体后，继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发表类似声明后宣布独立。”

人民的自决权是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并得到其他几份核心国际文件重申的一项基本权利。

根据国际法，阿尔扎赫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既是自决权的体现，也符合在面临阿塞拜疆系统性地歧视、大规模侵犯人权、种族清洗和武装侵略的情况下作为补救而分离的权利。

正如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案的咨询意见所指出的那样，“在 20 世纪下半叶，关于自决的国际法的发展，为非自治领土人民和受外国征服、统治和剥削的民族创造了独立的权利。由于行使这项权利，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然而，也有并非在这种情况下宣布独立的情况。在后一种情况下，各国的实践并未表明国际法中出现了一项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宣布独立的新规则。”⁴

国际法院还提出了一项重要意见，即领土完整原则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国家之间关系的领域，⁵ 因此拒绝接受关于这项原则包含禁止单方面宣布独立的一般性规定的说法。

国际法的演变令人信服地表明，利用领土完整原则为歧视特定族裔群体或民族和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自由的行为辩护是不可接受的。

当代国际法中没有对未得到承认的国家作出任何歧视性规定。⁶ 在这方面，关于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特别重要，因为国际法院在该文件中建立了一种立场，即不获承认不应导致剥夺人民享有国际合作的好处。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塞浦路斯诉土耳其案中，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与该法院一些成员的书状和解释一并阅读，清楚地表明，在与本案类似的情况下，无视事实实体行为的义务远远不是绝对的。对于有关领土上的居民，生活仍在继续。这种生活必须可以忍受，并得到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包括其法院的保护；而且，为了居民的利益，第三国或国际机构，特别是法院、包括本法院，不能简单地无视这些有关当局的行为。否则，就等同于在国际范围内讨论时剥夺了该领土居民的所有权利，甚至剥夺了他们最低标准的应享有权利。”⁷

⁴ 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2010 年 7 月 22 日，第 79 段。

⁵ 同上，第 80 段。

⁶ 另见概述阿尔扎赫共和国对阿塞拜疆旨在孤立阿尔扎赫的政策立场的文件(A/71/1030-S/2017/727)。

⁷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塞浦路斯诉土耳其案(第 25781/94 号申请)，第 96 段。斯特拉斯堡，2001 年 5 月 10 日。

欧洲人权法院还指出，国际法院的这一意见“既得到国际法事实实体问题权威法学家的确认，也得到现有实践、特别是国内法院对事实实体当局所作决定的地位的判决的确认。对于私法关系和事实上的管辖当局机关与这种关系有关的行为尤其如此。一些国家机关更进一步，事实上甚至承认与公法情况有关的行为，例如给予事实实体主权豁免，或拒绝对这些实体的机关征用财产提出质疑。”⁸

国际司法实践表明，尊重基本国际文书规定的生活在事实上的国家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衡量未得到承认的国家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

对于阿塞拜疆一方希望将纳米比亚局势与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相提并论的企图，值得回顾的是，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被宣布为非法，因为南非未能履行国际联盟规定的有关确保土著人民福利和安全以及尊重其自决权、自由和独立的义务。⁹正如国际法院在其咨询意见中指出的那样，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条建立的委任统治制度建立在两项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上：不吞并原则和有关人民的福利与发展是人类神圣遗产的原则。¹⁰根据法院的解释，鉴于过去 50 年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保护这一神圣遗产的最终目标是自决和独立。¹¹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塞拜疆一方为了为其剥夺阿尔扎赫共和国人民权利的政策辩护，竟然引述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此同时，这项原则自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来已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现已成为国际人权法的基础，它规定：

- 人人有资格享有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社会、种族、国籍、语言、宗教或其他任何区别；
- 权利和自由属于所有人民，不论这些人民所生活的国家的国家结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宗教特点、国际地位如何。

根据普遍性原则，所有人权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无论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如生命权、法律面前平等或表达自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工作权、社会保障权和教育权，还是集体权利，如发展权和自决权。改善一项权利有助于推进其他权利。同样，剥夺一项权利也会对其他权利产生不利影响。¹²

阿塞拜疆始终反对这些权利，直接违反了人权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原则。

阿塞拜疆方面企图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决议和欧洲人权法院对希拉克夫等人诉亚美尼亚案的判决解释为剥夺阿尔扎赫人民的自决权、将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说成是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的侵略，也是站不住脚的。

⁸ 同上，第 97 段。

⁹ 联合国大会第 2145(XXI)号决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64(1969)、269(1969)和 276(1970)号决议。

¹⁰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 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197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6 页(6 月 21 日)，第 45 段。

¹¹ 同上，第 53 段。

¹²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方网站 <http://www.ohchr.org/EN/Issues/Pages/WhatareHumanRights.aspx>。

欧洲人权法院并未作出这样的判决。此外，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认定侵略行为问题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特权。欧洲人权法院对希拉克夫等人诉亚美尼亚案的判决只涉及保护个人，特别是财产权。

该法院驳回了阿塞拜疆方面的主张，并澄清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局势“不属于亚美尼亚国家人员在国外对个人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情况”。¹³ 法院注意到亚美尼亚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提供的援助，这是法院作出最终评估和决定的基础。欧洲人权法院并未否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存在(尽管这是一个未获承认的实体)，也未否认一个有效运行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司法系统的存在。

必须强调的是，提供援助和支助，即使是提供了军事性质的援助和支助，也不能等同于武力攻击。联合国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中阐述了这一立场。国际法院还指出，有必要“区分使用武力的最严重形式(构成武力攻击)和不太严重的形式”。¹⁴

尽管阿塞拜疆声称受到侵略，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的各项决议并没有提到对阿塞拜疆的侵略。安理会关于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的所有四项决议均在敌对行动发生期间获得通过，这一点决定了这些决议的主要要求是立即停火及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和敌对行为。阿塞拜疆一再违反所有决议的这一主要要求，该要求时至今日尚未得到充分落实。

此外，阿塞拜疆蓄意制订政策、破坏阿尔扎赫共和国和阿塞拜疆武装部队之间接触线局势的稳定，拒绝采取措施加强信心和缓解紧张局势，宣扬对亚美尼亚人的仇外心理和仇恨，拒绝与阿尔扎赫直接对话，千方百计地试图孤立阿尔扎赫，并对专业人道主义组织访问阿尔扎赫制造障碍，这些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的一系列要求和呼吁，包括：

- 不采取任何阻碍和平解决冲突的行动(第 822、853 号决议)
- 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和敌对行为，以期建立持久的停火(第 822 号决议)
- 通过各方之间的直接接触进行谈判(第 853 号决议)
- 早日召开欧安会明斯克会议，以达成谈判解决冲突的办法(第 874 号决议)
- 恢复该地区的经济、运输和能源联系(第 853 号决议)
- 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救灾工作获得无障碍通行(第 822、853、874 号决议)。

阿塞拜疆不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四项决议的主要和其他要求和呼吁，推动以武力解决冲突并不断威胁重启战争，这些做法导致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彻底崩溃。

所有四项决议均非常清楚地区分冲突本身和“亚美尼亚共和国与阿塞拜疆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这些决议也明确把阿塞拜

¹³ 欧洲人权法院，希拉克夫等人诉亚美尼亚案(申请号 13216/05)，判决书(法律理由)，第 169 段。

¹⁴ “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案情实质，判决书，《198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4 页，第 191、195、230 段。

疆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列为冲突方(第822号决议称其为“亚美尼亚地方部队”)。第874和884号决议提到“由于直接接触而建立的停火”,意指没有亚美尼亚参与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双边接触。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载有的对亚美尼亚的唯一呼吁涉及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施加影响的必要性。

阿塞拜疆断言,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在阿尔扎赫宣布独立后通过的,因而表明该宣言没有法律效力。但这种说法不过是阿塞拜疆对国际文件和国际法普遍进行有偏见的曲解的又一例证而已。

联合国安理会并未审议政治解决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问题,也没有对阿尔扎赫人民行使自决权设置限制。相反,安全理事会表示它全力支持努力在欧安会/欧安组织明斯克进程框架内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应当指出,安全理事会在某些情况下谴责了宣布独立的做法(除其他外,见安全理事会关于南罗得西亚的第216(1965)和217(1965)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关于北塞浦路斯的第541(1983)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族共和国的第787(1992)号决议),前提是安理会认为宣布独立已经或可能会与非法使用武力或其他严重违反一般国际法准则的行为有关,特别是与违反具有强制性特征的规范(强行法)有关。¹⁵在阿尔扎赫问题上,安全理事会从未采取这种立场。

显然,阿塞拜疆试图通过歪曲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以自卫权为幌子,证明其有理由以武力解决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但是,就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而言,无论是从条约角度还是从习惯法角度,该国政府援引自卫权都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对自卫的更广义解释允许一个国家在遭受攻击之前使用武力(即先发制人的自卫权),根据必要性和相称性的标准,这种自卫受普通法规则管辖。这些标准最初由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卡罗琳案的框架下提出,规定自卫应以“刻不容缓和压倒一切的必要性,没有其他选择手段和考虑时间”为条件;与此同时“被自卫必要性证明为合理的行为必须受到这种必要性的限制,并明确保持在这种限制之内”。后来,这些标准得到联合国国际法院的确认,国际法院一再表示,“必要性”和“相称性”标准是对行使个人和集体自卫权的限制。

因此,阿塞拜疆既不能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也不能援引“刻不容缓和压倒一切的必要性”进行自卫(因为自1994年起已签订一项三方停火协定)。

而且,是阿塞拜疆的行动导致政治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转化为武装对抗。在随后几年中,特别是在1991-94年战争期间,阿塞拜疆不仅拒绝调解人和阿尔扎赫领导人提出的建立停火的多次提议,而且还通过使用更新更具破坏性的武器不断加大敌对行动的力度和规模,还针对平民采取敌对行动。由于这些行动,阿尔扎赫很大一部分领土被占领,其人民遭受大规模暴行,包括战

¹⁵ 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2010年7月22日。

争罪和族裔清洗。在这些情况下，阿尔扎赫防卫军的行动具有防御性质，目的是击退阿塞拜疆军队的攻击和消灭对阿尔扎赫定居点进行攻击和炮击的据点。因此，阿塞拜疆不是战争的受害者，而是战争的发起者，其目的是以武力夺取阿尔扎赫。当前阿尔扎赫与阿塞拜疆之间的边界线是阿尔扎赫军队为保护共和国及其人民进行自卫而形成的。

国际社会也在 2016 年 4 月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背景下拒绝接受阿塞拜疆政府对自卫权的臆测，当时阿塞拜疆公然违反停火协定对阿尔扎赫发动了大规模攻击。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美国、俄罗斯、法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和欧洲委员会秘书长一致认为必须严格遵守 1994 年停火协定和 1995 年的强化协定。

阿塞拜疆对自卫权的臆测的内容之一是声称阿尔扎赫境内任何经济活动均为所谓的非法活动。根据这一假设，阿塞拜疆政府单方面企图让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孤立阿尔扎赫。阿塞拜疆的此类行动直接影响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责任，因为安理会没有对阿尔扎赫采取任何限制性经济措施，反而呼吁“恢复该地区的经济、运输和能源联系”(第 853 号决议)。

此外，2001 年，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提议阿塞拜疆与阿尔扎赫开展经济合作，特别是作为一项建立信任措施在共同使用水资源方面开展合作。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在 2014 年 5 月 20 日的声明中再次提出了上述建议。

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各项平民和平倡议中也提议开展经济合作，以期在政治解决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的过程中创造有利局势，后来欧盟资助的欧洲和平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伙伴关系倡议框架中也提出此建议。

然而，阿塞拜疆拒绝了这些建议，毫不掩饰地表明它认为经济不是建设和平的手段，而是继续和加剧对抗的手段。阿塞拜疆当局希望为恢复敌对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以孤立阿尔扎赫。

作为这项政策的一部分，阿塞拜疆当局正在采取连贯措施，破坏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美国、俄罗斯和法国)主持的和平进程。阿塞拜疆拒绝任何关于加强停火和恢复信心的建议、拒绝执行已达成的各项协议，企图使解决进程陷于停顿。在阿塞拜疆当局看来，这种停顿可以证明使用武力的合理性。

阿塞拜疆为 2016 年 4 月攻击阿尔扎赫所做的准备工作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做法。2016 年 4 月，阿塞拜疆恢复大规模敌对行动，此前阿塞拜疆政府拒绝在 2015 年底和 2016 年初会晤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而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则于 2016 年 3 月 19 日表示阿塞拜疆对调解人活动的信心已彻底遭到破坏。¹⁶

阿塞拜疆当局破坏建设和平倡议，大力强加对抗逻辑，企图发动新的战争，想要以此改变解决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的进程，因为从该进程中可以明显看出各方越来越承认阿尔扎赫人民在决定自己未来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趋势。

¹⁶ 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总统在全国各地庆祝诺鲁孜节活动上的讲话。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官方网站，2016 年 3 月 19 日，<http://en.president.az/articles/19436>。

阿塞拜疆总统在 2016 年 10 月 7 日的一次政府会议上披露了阿塞拜疆方面此类行为的原因。在谈到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解决进程时，伊利哈姆·阿利耶夫说，国际社会暗地里对阿塞拜疆政府施压，要求其同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独立。¹⁷

阿塞拜疆-卡拉巴赫冲突始于对阿尔扎赫亚美尼亚族权利的大规模侵犯。冲突之所以一直持续到今天，正是因为阿塞拜疆方面不愿放弃其拒绝承认阿尔扎赫共和国公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利的政策。这项以竭力孤立阿尔扎赫等为表现形式的政策以及阿塞拜疆方面不断进行的军事挑衅不仅违反了阿塞拜疆的国际义务，而且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简要历史参考

根据众所周知的历史文件，阿尔扎赫自古以来就是历史上的亚美尼亚的一个行省，斯特拉波、老普林尼、克劳狄乌斯·托勒密、普鲁塔克、迪奥卡修斯和其他古代作者的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在 387 年大亚美尼亚王国分裂之后，阿尔扎赫和整个东亚美尼亚均归波斯统治。在阿拉伯扩张时期，阿尔扎赫是亚美尼亚省的一部分。阿尔扎赫在 9 至 11 世纪是亚美尼亚王国巴格拉提德王朝的一部分，在 12 世纪和 13 世纪则是亚美尼亚公国札哈里德王朝的一部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阿尔扎赫再次处于波斯的统治之下，但保持了半独立的地位。该地区由亚美尼亚的世袭封建领主统治，领主们设法保持了事实上的主权，在法院系统、税收等内部事务上完全独立，并有权拥有自己的军队。突厥部落从 18 世纪中叶起才开始渗透入阿尔扎赫，结果导致与土著亚美尼亚人发生冲突。自那时以来，该地区又称“卡拉巴赫”。

在 19 世纪 50 年代，某突厥游牧部落领导人帕纳赫利用亚美尼亚世袭封建领主之间的内部纷争渗透入阿尔扎赫。这标志着与亚美尼亚世袭封建领主之间漫长战争的开始。

由于 1804-1813 年和 1826-1828 年的俄罗斯-波斯战争，包括阿尔扎赫-卡拉巴赫在内的东亚美尼亚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崩溃，期间，此前从未有过国家地位的新成立的阿塞拜疆不仅对穆斯林人口聚居地区提出领土主张，而且对亚美尼亚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包括阿尔扎赫-卡拉巴赫)提出领土主张，导致冲突发生。

起初，阿塞拜疆领导层期望在侵略南高加索的奥斯曼军队的帮助下实现目标。奥斯曼军队占领南高加索部分地区的短暂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对亚美尼亚人口大规模施暴。针对亚美尼亚族的大屠杀是由奥斯曼-阿塞拜疆部队和当地帮派提前计划和实施的。光是 1918 年 9 月对巴库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就导致大约 3 万亚美尼亚人死亡。

¹⁷ 伊利哈姆·阿利耶夫总统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的开幕致辞，内容涉及 2016 年 9 个月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和未来目标。阿塞拜疆共和总统官方网站，2016 年 10 月 7 日，<http://en.president.az/articles/21318>。

1918年6月4日，亚美尼亚在奥斯曼持续入侵的情况下被迫签署《巴图姆条约》，据此奥斯曼帝国获取了亚美尼亚西部大片领土，而阿塞拜疆则利用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对亚美尼亚提出了领土要求。

在把《巴图姆条约》强加给亚美尼亚期间，首届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大会于1918年7月22日召开，大会宣布卡拉巴赫为独立的行政和政治实体，并组建了一个独立政府。阿塞拜疆在1919-1920年期间强行兼并卡拉巴赫领土的所有企图都以失败告终。阿塞拜疆对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军事侵略与大规模暴行相结合，特别是1920年3月，阿塞拜疆部队和武装团伙洗劫并焚烧舒什亚美尼亚人居住区，屠杀舒什的亚美尼亚人并将他们赶出该市。然而，《巴图姆协议》从未得到亚美尼亚的批准，该协议在奥斯曼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完全失去效力。确定卡拉巴赫最终地位的问题被转交巴黎和会。

阿塞拜疆的领土主张也没有在国际层面得到认可。1920年12月1日，国际联盟第五委员会拒绝了阿塞拜疆加入国际联盟的请求，理由是阿塞拜疆缺乏既定的国界。

在南高加索各共和国苏维埃化之后，阿塞拜疆苏维埃政府于1920年11月30日宣布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赞格祖尔和纳希切万为亚美尼亚苏维埃的组成部分。但后来，在苏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的支持下，阿塞拜疆又重新提出对卡拉巴赫的主张。1921年6月5日，俄罗斯共产党高加索局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违背其先前的决定和卡拉巴赫人民的意愿，决定将卡拉巴赫作为一个自治州纳入阿塞拜疆。